

外国史学摘译

1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四年一月



出版说明

为配合当前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特别是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斗争服务，我组编译了《外国史学摘译》内部刊物，不定期，每期约十万字左右，供内部参考。本期是试刊本。在选译内容，编写方式，以及其他方面，如何更好地为当前斗争服务，请读者多向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由于我们水平差，编译中定有不少错误，希望大家帮助我们改正。

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组

609.8/25
04

外国史学摘译(史摘)

内部刊物

第 1 期

一九七四年一月

目 录

- 大决战的边缘.....[美]普勒斯各特(1)
- 陷入困境的苏联民族问题.....[加]拉考斯卡—哈姆斯东(18)
- 《俄国历史地图集》说明.....[美]艾伦·F·邱(29)
- 附地名对照表.....(53)
- 关于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一).....[日]井上清(59)
- 附录：苏修反华资料两篇
- 一、为北京大国霸权主义效劳的伪史学.....
- 〔苏〕阿斯塔弗也夫、纳罗奇尼茨基(69)
- 二、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苏〕雷·斯·彼莱洛莫夫(74)

大决战^①的边缘

[美] 朱里安·K·普勒斯各特

作者普勒斯各特 (Julian K. Prescott), 从 1938 年起, 曾以美国国务院国际政治问题专家的身份, 参加过许多重要国际会议。1956—1962 年出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离开国务院后, 从事编写历史。1968 年病死, 手稿经友人整理后出版。

本篇选译自他的《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Ag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2) 中的一章, 即第二部分的第七章。全书有四部分。第一部《冷战》, 包括下列各章: 1. 三巨头; 2. 裂缝; 3. 敌对的同盟; 4. 中国与朝鲜; 5. 伟大的十字军。第二部《解冻》: 1. 过渡; 2. 过渡(续); 3. 挡回; 4. 挡回(续); 5. 印度支那; 6. 和平共处; 7. 旧遗产; 8. 争霸; 9. 争霸(续); 10. 赫鲁晓夫; 11. 赫鲁晓夫(续); 12. 艾森豪威尔。第三部《约翰·肯尼迪和美国时代》: 1. 选举; 2. 伟大盛世; 3. 冷战再起; 4. 巴黎和维也纳; 5. 柏林; 6. 印度支那; 7. 大决战的边缘; 8. 解冻复苏; 9. 美洲暴动。第四部为残稿: 有 1. 过渡; 2. 印度支那两章, 残缺不全, 是上述三部分没有收入的手稿。

普勒斯各特的《现代史》, 反映美国史学界六十年代兴起的另一种风气, 把历史人物当作舞台上的角色来描写: 有背景、有对话、有心理分析……真真假假, 混在一起, 读起来象坐在旋转木马上一样。这里译出的是古巴导弹危机一章。

1962年4月的一个阴霾而寒冷的早晨, 米高扬和阿朱别伊赶往参加紧急会议。他们来到座落波罗丁区的共产党总部地下深处赫鲁晓夫专用的重掩蔽体内。赫鲁晓夫似乎很激动, 他一边在室内踱步, 一边说, “我请你们来, 为了商量一桩重要的事情。”

“又是柏林问题吗?”阿朱别伊问。

“不, 不是柏林问题, 不是德国问题。对这些问题, 我并不着急。那条青鱼已经腌好拿开, 不过我还要使西方吃点苦头。不, 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

“我们中间出了一个美国间谍。他高高在上, 什么事情都知道, 而且把我们的全部底牌都摊给他们看了。”

“你的意思是指我们的空间秘密吗?”米高扬问。

① 大决战, armageddon, 来自《圣经》, 意为当世界末日时善与恶的决战场所。——译者

“还要坏，是我们的原子秘密。不管这个恶棍是谁，他确实已经告诉他们，我们有什么和我们缺什么。这些美国人现在知道他们在导弹和炸弹方面处于多大的优势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些什么。对美国人来说，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知道他们的基地在那里，他们的发射台，他们的密室，样样都知道。我们晓得他们的北极星潜水艇在那里。但在最近以前，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些什么，这就是他们认为我们遥遥领先的原因所在。

“他们超越我们多少，现在他们是晓得的。但在这个特务向他们透露我们的秘密以前，他们是怕我们的。惧怕最能治美国人。他们只尊重实力。要是肯尼迪不怕我们的火箭，你们以为他会取消对古巴的进攻吗？”

“美国人弄不清的是，我们已经晓得他们探听到我们原子弹的底细。搞糊涂了，是不是？同志们，强权政治就是使人糊涂的。难怪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玩弄好强权政治。美国人认为，我们还要欺骗他们。与此同时，他们对我们的优势继续在增强。他们窃窃自喜，满以为我们被欺骗了。好啦，其实被欺骗的倒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侦察他们。”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然而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欺骗，”米高扬带着使人不可捉摸的笑容说。“从前我们要使他们相信的是我们比他们强，现在我们要他们相信的是我们不了解他们知道些什么，这就是说，他们倒底比我们强多少。这样的欺骗究竟有什么好处？”

“那是我刚才想到的东西，阿纳斯塔斯·伊格纳兹，让我先问问你们两个人，如果你们处在我的地位，你们会怎么干。一个明智的领导人是愿意倾听任何人的意见的，包括他的女婿和他的第一助手。”

稍停片刻，阿朱别伊说：“知道了美国人晓得我们的情况后，正好促使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加快步伐迈进。我们要把时间抓紧。我说，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个粉碎敌人的计划，生产更多更好的火箭、更多的远程飞机和更多的携带导弹的潜水艇。其他一切事物都要从属于这个计划。”

“但是，那会使我们到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迟下来的，可不是吗？”米高扬习惯于讲究修辞、字斟句酌地问道：“我们需要多少武器才能使美国人相信一场核战争并不对他们有利。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城市和工业。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只要杀他们一次就已足够。假使他们要杀我们十次的话，那是他们的事。”

“是的，”阿朱别伊回答说，“但是得记住，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占有优势的话，他们就会想入非非，相信我们会退让。我同意你的看法，爸爸，对我们实力的恐惧是遏制美国人的东西。”

“诚然，从理论上说你是对的，”米高扬说时随便地挥着手，他显然想要结束这场辩论了，“但是，他们还不能算是一味叫嚣的狂人。假使我们是在和希特勒打交道，那是另外一回事。眼前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希特勒。”

“美国有大量的狂人。”阿朱别伊坚持着。“约翰·伯奇学会、三K党、得克萨斯百万富翁、将军和流氓——在美国，这种人正多着呢？当希特勒二十年代搞啤酒酒店暴动失败时，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无名小卒哩！”

“美国有过任何暴动的尝试吗？”米高扬狡猾地询问着，“反动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在群众中是否有象希特勒早年那样的党徒和同情者呢？”

“够了。同志们，”赫鲁晓夫把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踱步边喊着。“这是一个难题，是不是？要作出生死存亡的决定，就象拔掉你的牙齿那样地难。但是你总得把牙齿拔掉嘛！”

“我说，亚历克西，假使我抛出一个粉碎敌人的计划，那又会怎样呢？美国人会很迅速

地抛出它自己的一个的。对资本家来说，这倒是一个大的推进。米高扬是对的。我们的消费品工业将因此而完蛋。怎样来实现共产主义呢？喔唷，那些资本家们会高兴满足。杜勒斯经常在寻思，军备竞赛会使我们毁灭。不，这还不曾毁灭我们，但是另一种大升级，每一导弹体系都要花费亿万卢布，也许会给我们招来麻烦。我的敌人们就象向我扑来的一群豺狼。我一举一动，都要防备他们。他们躲在各个角落里搞阴谋。你看，他们会说，赫鲁晓夫是骗子，他们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诺言是幻想。他给群众的是鸦片烟，是一种新的宗教。不，亚历克斯，粉碎性的计划是没有的。但我们将照旧在各条战线齐头并进。首先，我们要找出这条出卖我们秘密的狗。彭科夫斯基认为他知道是谁。”

赫鲁晓夫停止踱步，坐了下来。

“同志们，考虑考虑，我们不妨仿效一下美国人。乌克兰有句谚语说：‘你从敌人那儿比从朋友那儿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美国人用火箭基地包围着苏联。前面是西欧，一边是土耳其，另一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在后面，日本在上面，下面还有潜水艇。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有这种潜水艇的。到那时，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我们的笨蛋们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将秘密地安装我们的短程和中程导弹基地。在那里？猜猜看。”

“古巴，”阿朱别伊闷闷不乐地说。

“是古巴。除了我们三人和葛罗米柯、极少数技术人员及卡斯特罗外，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那里设有导弹基地。我们将不声不响地做好这件事。美国人能晓得的，只限于他们应当晓得的東西。他们不会反对我们安装这种纯粹防御性的、射程只有几哩威胁不到美国本土的地对空导弹。它们将在夏天用船装运到那里，在美国大选季节安装。那时，美国政府和每个人都乱糟糟地不会注意这件事。基地将设在伪装得很好的森林里。他们的侦察机不会看出任何迹象来。我们的人员要受到严密监督。嗯，假使卡斯特罗把几根火箭弄到手，形势不是很好吗？”

“情况就是如此，同志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使美国人大吃一惊。当年轻的肯尼迪发觉后，他会丑态百出，会象一条受伤的狗那样地狂吠着，然后他将舔着他的伤口走开。他可能会建议搞一笔交易。好。但他一定得提出某些东西作为交换才行。也许是柏林。也许是某些外国基地——一种公平合理的交易嘛！也许会在我们最头痛的北极星潜水艇问题上达成协议。同志们，那么你们怎样想？坦率地讲吧。如果你们以为我是错的，那就责备我好了。”

“爸爸，有一个问题我弄不清，”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阿朱别伊眨着眼睛柔和而胆怯地说。

“肯尼迪或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接受设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而不在国内丢面子吗？右派的狂徒们……”

“等一下！”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每次我有所设想，你总爱提这一点。在柏林问题危急期间，你也发了同样的议论。为什么你常用敌人的观点来对待事物呢？这是一条走向失败和无所作为的道路。我去年告诉过你，我现在还要告诉你，我没有解决美国内政问题的任务。当他们建立起那些包围我们的基地时，当他们和其他国家结盟时，他们没有问过我们是怎样想的。当他们造那些潜水艇时，他们也没有问过我们。”

“我说，害人者必害己。那些美国法西斯分子呢？只有在他们的脑袋里汲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我们是强大的、又善于随机应变、能给予他们以双倍打击——才会放规矩些。”

比谁都了解赫鲁晓夫为人的米高扬轻轻地问他，从导弹起运到基地建设完毕的整个安装过程要花多少时间。

“承担这项任务的普希尼科夫曾经告诉过我，部件装箱和人员组织只要几个星期。6月底、7月初海运，安装工程到11月里完成。”

米高扬笑着和赫鲁晓夫握手。“主席同志，一定成功，没有什么赶得上这样的成就了。倘若所有的一切全按计划进行，你真不愧为苏联的和共产党人的英雄，子孙万代将向你致敬。”

“让我们痛饮一杯罢！”赫鲁晓夫从柜里取出一罐伏特加酒和三只大玻璃杯时叫嚷着。他倒了酒，并把他的酒杯举得高出头部说，“同志们，为我们的成功干杯。”

那项微妙的“行动”按时间表进行着。6月底开始，每星期两艘到三艘船（有时候还多一些）带着导弹的部件、燃料和技术人员离开苏联港口开往古巴。

不久以后，某些美国政治家对于敌人力量“增强”正在抱怨着。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和著名的共和党人查普曼·霍默宣称“古巴共产党人正在准备进攻巴拿马运河，”他谴责政府“在绥靖祭坛上牺牲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半球的安全。”

古巴成了秋季国会竞选的主题。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共和党的观点，他在全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讲演，公然抨击肯尼迪的“懦夫政策”。一位卓越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有“从可靠方面证明，离我国海岸90哩的地方正在安装弹道导弹。”

肯尼迪断然否认古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尽管如此，他在哈佛俱乐部讲演时发出了警告，“假使这种威胁确实出现的话，我们的答复将是迅速而坚决的。”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最近那种装载苏联武器和人员的开往古巴的船只增加了。“我们认为满意的是，那里安装的是地对空导弹，射程从20到25哩。这种导弹是防御性的，我们不反对它们的存在，虽然我们认为它们并不需要。”

共和党人却仍然去追究古巴问题。这是他们唯一穷追的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注意到美国日益高涨的风暴，他一再提出保证。“我们不是疯子，”他告诉来访的美国商人。“我们这里有足够的火箭，这些火箭很好地安装着和隐蔽着，有什么必要把它们安置在你们的大陆上呢？我们的唯一动机是帮助古巴人民自力更生。这是他们固有的合法权利。我倒想听听，一个象你们那样的大国，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区区小岛，为了这个岛国上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过日子，就莫名其妙地自寻烦恼呢？”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8时半，肯尼迪正在穿好衣服准备跟国会的领袖们一起进早餐，他的“蓝色”电话机响了（只有他最亲密的助手在危急时刻才能使用的直接电话线），电话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打来的，他讲得很慢很明确。

“总统先生，战鼓播响了。国防部冲洗了一套关于古巴的新照片。证据确凿。俄国人正在建筑中型中程导弹基地。曾经驾驶U2飞机飞越俄国的伊德·赖特上校说，这种导弹完全和他以前在苏联看到过的一模一样。”

“乔治，绝对可靠吗？”

“绝对可靠，先生。”

“飞越古巴的飞行，我们有多少次？”

“每天一次。”

“每天增加到五次。今天下午早些时候给我一套新的照片。附带问一句，基地在那里？”

“古巴西部。离猪仔湾不远的圣·克里斯托博尔。”

“乔治，这情况你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晚午夜以后，总统先生。你已经睡了，我不想打扰你，而且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下次可别这样照顾我。我是不在乎的。现在通知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今天下午三时，我们在‘波尔克室’碰头。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但别让其他的人知道，包括你们的家属在内。这一点，也关照他们一下。保持镇静和正常气氛，就象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情一样。我要照常办公，但将取消下午的约会。记住，别声张。”

肯尼迪歇了一下，然后再继续，但速度加快，这是他的一个愤怒信号。

“撒谎，狗养的。那个吃吊的。交到这样一个可靠的人。他疯了吗？他认为他逃得掉吗？他要一场核战争？我简直不能想象。也许他疯了。昨天他还说，苏联和美国应该联合起来保卫和平。这话难道不是他说的？”

“是，总统先生，那些正是他的话。”

“越谈越气愤，不谈了。我不要我们国会的朋友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们会到处说我和妻子吵架的。好，你知道要做些什么。下午三时见面。哦，还有一件事，请艾奇逊和洛维特[罗伯特·洛维特，共和党人，前国防部长，现在是纽约一个投资银行家]来参加这个会议。”

肯尼迪所以要在詹姆斯·波尔克室开会，是因为室内有杰奎琳从伦敦买来的一张旧的、罕有的红木台子，这台子可以拉开到容纳60个人。会议参加者后来说，这样数目的人数和“战时会议”的人数不相上下。

刚刚在玫瑰园接待过马里总理阿布·恩加利的肯尼迪，三点钟大踏步进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是索伦森，他坐在那只皮摇椅里。

“各位先生，”他不慌不忙眼睛盯着空间说，“我们处在大决战的边缘。我不能想象历史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挑起的担子要重过你们，重过我们此时此地担负的担子。让我们把时间记下来：1962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零四分。”

“你们知道，事情是令人惊愕的。当你们处在这样地位的时候，一切陈词套语、勾心斗角、牵挂连累，全跑得无影无踪了。你们能感到的是可怕和恐怖的现实。就在这里。推也推不开。你们必须有所行动，有措施，躲是躲不掉的。”

“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确实令人遗憾。现在让我们聚精会神地研究对策。你们都看过最近拍的照片。一点不错，基地正是在那里，基地工程进展迅速。我隔一小时就要听取工程进展的报告。现在全部工程离完工至少还要两个星期。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先生们，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你们都有机会仔细考虑，至少也想了一下，我注意到有的人已经把想法写了下来。我在想，为了子孙后代，这也是一条理由罢！”

“在这个会上，不用说，人人平等，没有等级之分，这人的意见和那人的意见一视同仁。这就作为你们不幸被邀请到这里来的补偿罢。”

“但是，总统先生，”迪安·腊斯克吞吞吐吐地笑着说，“是不幸吗？象阿金库尔^①的骑士那样，我们能说，我们已经活下来，我们做了见证，我们全都在场。”

“你是不是过早一点呢？”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说。“危机刚开始，你已经为它写编年史了。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操心的。”

“好了，”总统边粗声粗气地说，边用他的食指轻轻地敲着他的太阳穴，“让我们谈正经的。讲下去，鲍勃。”

^① 法国村庄名称。英法百年战争时，1415年10月25日，双方在阿金库尔村附近交锋，英军在亨利五世领导下以少胜多，打败法军。——译者

“我体会时机的严重性，”麦克纳马拉说着，往前一靠，双手支在桌上。“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处在大决战的边缘，就连阿金库尔战役也谈不上。虽然引用莎士比亚^①的讲法，我尊重你的看法，迪安。我真不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要是你仔细地审查一下俄国人的行动。他们已经或将要在离我们不远地方安装中程导弹。这对于俄国人一无用处。他们现在就可以从俄国本土向我们发射大量导弹。他们在古巴要是发射什么，就别想他们本土逃脱直接报复。假使他们安装的火箭从圣·克里斯托博尔向我们袭击，莫斯科在一小时内会受到同样遭遇。当然，这是指他们不把他们的任何基地移交给卡斯特罗。他们决不会把这种关系到他们死活的力量给予他的。”

“你讲的满有道理，鲍勃，”总统说。“请你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赫鲁晓夫的确了解我和你所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要把该死的导弹引进古巴呢？能说是无风起浪吗？”

“这就是我和所有在座的人担心的问题，总统先生，”麦克纳马拉甚至在总统话还没说完就答复了。“我的看法是这样：赫鲁晓夫尽量用廉价的和简易的办法来弥补作为一个核大国的劣势。他感到他是受我们控制着的。在短期内，苏联在这方面很难赶上我们。如果我的论点正确，即使我们允许他们在古巴建立那些该死的基地，我们也得有所准备。等到赫鲁晓夫稍为相信俄国力量能和我们均等时，他也许会与裁军和其他问题上同我们达成协议。只要存在导弹差距，他就永远不会同我们达成协议的。”

“废话！”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宁叫嚷了，他打翻了装满威士忌和水的杯子。在华盛顿政界中，因坚决反共和态度粗暴而闻名的“鹰中之鹰”的麦康宁，是在几个月前接替艾伦·杜勒斯的职位的。麦康宁一直怀疑着苏联在古巴的“恶毒阴谋”，曾怂恿肯尼迪把这岛上的情报工作人员增加三倍。

“麦克纳马拉部长，你似乎认为赫鲁晓夫先生，或者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都是好的和讲道理的，象在彻微·柴斯^②沿街你的邻居那样。天哪，太傻了！让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的力量和你是对等的话，他们会立即爬到你头上的。唯有我们有更大的火力才能使他们规规矩矩。”

“也许是这样，”麦克纳马拉争辩着，“麦康宁先生，但你的论点将导向哪里？为什么俄国人会鬼混过日，安于劣势呢？他们不信任我们正象我们不信他们一样，这完全是可能的。当你开始接触到讨厌的共产主义邪说时，你会象曾被教导去骂魔鬼的善良基督教徒那样，不得不批评他们，他们晓得他们是邪恶的，因为他们客观上是邪恶的，而我们在客观上是正直的，因此，毁灭他们正是我们完成上帝的事业。”

“我不讲邪恶和正直，岂有此理，”麦康宁反击着，“我讲的是权力和统治世界问题。共产主义是扩张主义者。我们则不然。只有我们在实力上占优势才能制止他们，从而使局势保持稳定。给他们以同等地位，世界就会动荡不安。”

“呃，麦康宁先生，”麦克纳马拉不耐烦地说。“你的论点已被事实所否定。尽管我们处于极大的优势，苏联就是要捣乱，至少可以这样说。世界为什么总是安定不下来呢？假使安定的话，那我们何必在这里开会呢？”

“是不是可以言归正传？”心不在焉的艾奇逊尖刻地发问了。“麦克纳马拉先生，你是从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五世》，谈到阿金库尔战役。

② 彻微·柴斯Chevy Chase，美国首都西北附近一个小镇，当为麦克纳马拉住宅所在地。

很窄的光谱中看问题的。光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窄的光谱放大了范围，颜色会迷糊，形象被损坏——”

“你的话倒象是个眼科医生，艾奇逊先生。”

“仅仅一个形象就足以说明问题。问题就是这样。苏联的活动经常离不开它的整体政策。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它没有离开它的整体利益而部署的特殊战略。苏联人的脑袋，俄国人的脑袋，不象我们那样依靠经验和进行推理。它有严峻的理论和整体的观念，假如你们懂得我的意思，正象威廉·詹姆斯有一次描写他们的心理状态那样，它认为存在的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古巴导弹基地事件看作和构成苏联整体政策的各个方面无关的孤立事件。很清楚；我认为赫鲁晓夫将用古巴作为槓杆支点来探测我们对柏林问题的态度或来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建议总统先生立刻查明这件事情。”

“我想对部长的话提出我的看法，”西奥多·索伦森说。他虽然只有三十四岁，却是肯尼迪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室内的每一个人都仔细地倾听着他的发言。

“允许苏联人把导弹装在上巴，在技术上看来是无话可说的，甚至可能会对美苏关系带来长远的好处。但是玩弄这种政治手腕，总统能免于不受攻击的政治后果吗？就是艾森豪威尔也是不行的。今天单单为了让卡斯特罗存在，几个月来，总统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嘲笑。当他们知道总统对那里装置俄国导弹基地予以默许时，共和党人将会怎样说呢？假使我们要受到政治上的折磨，他们也应提出比这个更大的理由。”

“我支持这种看法，特德，”罗伯特·肯尼迪接着说。“还有另一些事情也必须强调一下。如果苏联在上巴这样得到一个据点的话，那在拉丁美洲我们会怎样呢？我认为，我们会失去一切。盟国将四分五裂。卡斯特罗式的暴动会一个接一个。总有一天，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都将会有俄国基地。”

“就象我们在土耳其、意大利、德国等地都有基地一样。”麦克纳马拉严厉地回答。“除非你接受俄国的邪说，否则怎么能说我们拥有火箭基地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他们来说是错误的呢？”

“我相信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项争端。”总统说。“鲍勃，你有你的看法，认为我们也应接受意见，要从苏联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且不谈从我们的角度刚才提出的关于古巴俄国基地的政治后果和国际后果，可是，有一件事不能忘记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建立的导弹基地已经有了一些时候。在习惯上它们毕竟已经接受下来了，即使不一定合法的话。苏联人也知道，除了一场全面的原子战争外，这些基地永远也用不到的。然而赫鲁晓夫忽然来了一个大变化。计划被打乱，均势受干扰。突然间，样样事情弄得七颠八倒，整个世界和美国人都不晓得如何是好。我们的责任是在恢复事前状况。我们需要回到常态。”

“你的观点，我完全了解，总统先生，”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说。他长期以来，是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伙伴，并在纽约市律师团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假如恢复事先状况意味着核弹互相反击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和全人类谋福利呢？”

“喂，乔治，”总统口气中带有怒意的回答着，“假使我们退让的话，我确实认为我们不能为他们效劳。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看到一次核互击。但是问题还不在此。要选择的是我们顶住了赫鲁晓夫的核威胁，还是屈服于这种威胁。倘若顺从他，那我们的处境将恶劣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们——更不用说中立国——对我们将会有有什么想法呢？如果我们抵抗，是的，我们就要冒原子战争的风险。但我认为我们必

须冒这个风险。”

接着是室内的肃然沉默。参谋长们（由空军五星上将柯蒂斯·李梅将军领导）突然喝彩了。最后，室内的每一个人都喝起彩来。肯尼迪羞怯地笑了。喝彩声一停，他就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要是有办法，也就无须吵嘴和激动了。”他说，“我们得冷静下来，克制一下。这是唯一方法，使我们明确地看出应走的路子。”

“总统先生，”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说，“我们的唯一办法是立刻做到打击导弹基地，然后用轰炸支持空运部队登陆。我认为我们能完成我们去年在猪仔湾开始搞的那件大事。我们一箭双雕地既打击了基地又打击了卡斯特罗。”

“我是否可以问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一两个问题？”艾德莱·史蒂文森问道。“我们摧毁他们的所有基地有多少把握？”

李梅将军回答说：“我们几乎可以摧毁所有的基地。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先生。不过要全部摧毁，我们还没有把握。”

“将军，请告诉我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一次空袭中估计要杀死多少人？上百？上千？”

“据我们估计，每一中程导弹基地，假使处于充分备战状态，需要人员又齐备的话，大概有一千人。如果对十五到二十个基地搞突然袭击，大概会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死亡。”

“那是包括驻在那里的俄国人吗？”

“我们假定这样。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他们就会中弹。”

“总统先生，”史蒂文森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采用这种诉诸于武力的极端措施，除非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一切尝试全部落空。要是我们杀害几千个俄国人，我们会迫使赫鲁晓夫挺而走险的。先生，我们没有控制局势，而为局势所控制，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事情了。”

“我能设想一种最坏事情的最糟前景，”麦康宁大声地说，“那就是拖延，拖延到无法挽救地步。到那时，采取行动就使事情弄得更糟，这是我的经验，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不是不理智的。我一直担心，假使我们现在不出击，我们一定不会再出击。这样就让他们建成了该死的基地。”

“天哪，请问我们怎能忍受世界舆论的谴责？”罗伯特·肯尼迪边举起手臂边发表意见了。“我们将要杀害上千的无辜人民。让我们不谈这个。临了，是我们美国的约翰·肯尼迪政府搞了一个珍珠港事件。这对我们历史是多么大的污辱呀！可耻！我们的后代会这样说。美国能这样做吗？在群情激动的时刻，我们就鬼鬼祟祟地投弹吗？那不是我们的做法，那不是美国的风度。”

艾奇逊挺起了婆罗门式高大的身体转向罗伯特·肯尼迪说，“肯尼迪先生，你现在似乎在考虑舆论和我们的子孙，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威胁。此时此地，世界舆论和子孙后代是不会拯救我们的。他们不会替我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会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有一件事，我可以完全肯定。假使我们胜利，今天和今后的世界将为我们喝彩。假使我们由于那种抽象的、不相关的正直标准而遭到失败，那我们将被咒骂。看来是会这样。在这个相互敌视的世界中，统治一个大国，不能象管理‘道德文化协会’、‘公民自由联盟’那种做法，也不能象写孩子们的教科书那样简单。”

“艾奇逊先生，你有把别人当作草包一种奇特的想法。你似乎认为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

看法就是对于强权政治和世界形势毫无所知，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家利益，则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定义。美国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它不能象一个极权国家的作为。”

“肯尼迪先生，当我生命危急的时候，我顾不得用什么办法来拯救这一条命了。当美国还是一个小的时候，它对旧世界那些大国的缺点敢于提出严厉的批评。此后，我们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林肯做总统后，曾暂时停止了对人身保护法的执行，他证明了为保全躯体而割去一臂的做法是必需的和正确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境遇。我赞成我们的飞机在高空时要尽早作到引起对方注意。”

“艾奇逊先生，你好象看漏了某些东西，请原谅我的冒昧，”鲍尔说。“假定我们成功地炸毁了所有基地，而俄国人和古巴人来个不认账，那世界便无从辩明真相了。我们的说法会受到怀疑。我们拿出去的照片会被人讥笑为中央情报局的捏造。人们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一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不诉诸武力，就如司法部长说的采用外交手段，那我们将在世界舆论面前取得在这件事上的胜利。”

“我是否可以在这里插一句？”前驻苏联大使托马斯·卢埃林毫无自信地问道。“无论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想法，苏联领导人对国外舆论是有戒心的。就我所知，我可以这样说：当他们确信他们的行动不得人心时，他们会收敛一些的；而当他们自信他们的行为能孚众望时，他们便恣意妄为地干起来。我必须加一句，这种原则，只在他们看来合乎他们的国家利益时才有效。”

“行，先生们，”肯尼迪说，“在我们彼此交锋前，让我向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设想的外交途经到底怎么进行？我们是否同意在基地完工前，限期搞掉这些基地！艾德莱，你看这样行吗？”

“好，总统先生，”在看报的斯蒂文森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把赫鲁晓夫逼入绝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说，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假使这行不通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后的步骤。我认为我们应当准备这一步。准备这一步正是为了避免这一步。我建议：在我们命令他们取消这些导弹基地的同时，我们表示愿意离开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或放弃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象这样的处理，我们一无所失，赫鲁晓夫也不会受到屈辱，而我们却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斯蒂文森讲话时，道格拉斯·狄龙在暗笑，麦康宁高声的自言自语“江湖腔”，罗伯特·洛维特在叹气。

“斯蒂文森先生，”洛维特用铅笔敲着桌子说，“为什么你如此念念不忘地要使可怜的老赫免于受辱？为什么你要美国这样认错？从我对你的建议分析，我要问的是，为何你觉得对装置导弹给予补偿是理所当然，似乎我们和他们犯了同样的罪？”

“好啊！好啊！”艾奇逊叫喊着。

麦康宁目不转睛地盯着斯蒂文森。“某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理解敌人的意见比我们的还清楚。我感到你的建议是可耻的，先生。”

斯蒂文森歇了一会作出回答。“我的印象是，在这屋里的每一个人的爱国心和善良愿望是不成问题的。而我发觉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有人居然抨击和侮辱同他们意见不一致者的忠诚和合理看法，麦康宁先生，我关心国家的安全并不亚于你，你说我的建议可耻，我毫不介意。洛维特先生，你的刻薄和对逻辑的无知使我惊讶。不错，我是有补偿的意思的。究竟什么是外交？还不是大家相互补偿。否则，就叫做屈服或征服。令人吃惊的是，象你这样一位有经

验的人，居然会把补偿和犯罪等同起来。法官是对罪犯作出宣判，外交家不是在正义的基础上而是在衡量双方权力和利益对比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双眼死盯住斯蒂文森的麦康宁象是要说什么话。

总统讲话了。“我说，先生们，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我们这样吵架，彼此侮辱，彼此对智慧、正直和忠诚表示怀疑。我是知道你们的心情的。我们要克己容人，不要再相互对骂了。”

“那么，艾德莱，现在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商议，处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和俄国人谈判。这还不是补偿问题，即令我们想当作补偿问题，因为王牌在他们手里，他们提出的要求会远比放弃关塔那摩基地还要高。今后，我是要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的，但只在他们无条件撤消他们的导弹基地之后。我们现在必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怎样使他们这样做。”

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首先想到了封锁，在他被委任为国防部副部长前，原是华尔街的著名律师。

吉尔帕特里克说，封锁有一个好处，会使赫鲁晓夫有时间去“仔细考虑和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可以唤起全世界对这一“挑衅”事件的注意。他也阐明了在“我们的海域”进行封锁会置苏联于不利地位。“除非战争，他们便无法突破海军的封锁。但是作出这种决定的将是他们不是我们。”

乔治·鲍尔说，他非常赞成封锁。并补充说，只是这件事要“巧妙地执行。”“我们的军舰必须有礼貌而且在执行任务时要恰到好处。我们的军舰拦住苏联和东欧船舶前，必须给予足够的警告，令其返航的只限于装载进攻性导弹部件和燃料的船只。其他船只应准予放行。”

“安德森海军上将，”肯尼迪向海军参谋长说，“你的水兵能巧妙地执行这项封锁吗？”

“可以，先生，他们能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敌人不注意这种警告，那我们的水兵怎么办？”

“怎么？”肯尼迪说，“我以为只要在船头开一枪就行了。假使没有产生效果，那么你们总要使他们心中有数，心里记住。无论如何，我认为要尽最大努力地少用暴力。但决定权操在俄国人手里，是不是？”

“总统先生，据我推测，”艾奇逊说，“你决定采用封锁办法了。倘若你认为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倘若你对赫鲁晓夫的讲理很有信心，那是可以一试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先生，即使苏联人尊重封锁，他们也许会这样做的，但那个刺激物并没有拿走。说句实在话，这倒反给了他们完成建立基地的机会，而我们的会议等于白开。”

“我想我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罗伯特·肯尼迪说。

“司法部长将整我，我感到荣幸。”

“好，艾奇逊先生，整人原是我的终身职业，”罗伯特·肯尼迪笑嘻嘻地回答，弄得哄堂大笑。[艾奇逊呆坐在那里毫无表情。]

“假使实行封锁后，侦察机带回来的照片表明基地工程还在进行的话，那么我们——总统——可以决定下一步的做法。到那时，我们有权对基地进行轰炸。全世界将知道这种袭击是赫鲁晓夫挑起的。从此意味着一切外交途径都已用尽了。”

总统结束了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被默许在10月21日星期日晚上向全国作一次简短的戏剧性的宣布封锁问题的讲演。他说，在这以前，“这里所有的人可千万别露声色。”当这个计划兑现时，赫鲁晓夫必然大吃一惊，“会失去平衡，他的谎言和诈骗就暴露无遗了。”

肯尼迪再三叮咛，“在这座房屋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你们亲爱的人、妻子、儿女、女友，都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已注意到某些采访记者已“闻风而至”，“在走廊里徘徊，他们时而观察时而发问。”如果某些记者偶然听到了“进行中”的计划，他说，“应当告诉他们每一样事情，但在我发表讲演前，务必请他们不要声张。”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做到了丝毫不露声色。官员们照常办公、参加舞会和宴会，但到了深夜，他们便在政府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国务院的九层楼和国防部的密室里进行会晤。向驻在德国、朝鲜和世界各个美国基地的部队发出了加强警戒的密令。战略空军指挥部增加了带足氢弹日夜飞行的B52轰炸机的数目。每天练习洲际导弹的发射。三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在佛罗里达降落。当有人询问国防部所有这些活动意味着什么时，国防部发言人脱口而出地说正在举行“密集的正常演习。”有一些阁员为了争取做国会议员候选人，离开首都作旅行讲演。肯尼迪自己也在10月19日星期五到了中西部，他已决定过一个冷静的星期日早晨，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这时，按照计划再行召开，对总统的讲稿和以后的战略措施进行最后的检查。

在出发作竞选旅行前，肯尼迪接见了一位国外的著名来客，他非别人，乃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操着娴熟英语的葛罗米柯向他提出了要求，希望进行这种“促进和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谈判。

“在柏林问题上，我们完全没有理由闹翻，”葛罗米柯言不由衷地说。他接着表示，在今年更迟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将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全体大会，并将感谢访问白宫的邀请。

肯尼迪轻轻地点头说，他将要邀请赫鲁晓夫，虽然他明知“在这种时刻，一次会晤起不了什么作用。”

顺便，他问问葛罗米柯有关古巴的情况。“有人说，你们正在供应卡斯特罗进攻性武器来反对我们，有这回事吗？”

葛罗米柯嘲笑“这种蠢话。”“正如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再三申明，苏联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供给古巴任何种类的进攻性武器。而且，总统先生，象古巴这样一个婴儿，怎么可能伤害象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呢？消除你们的恐惧罢。在非常时期，赫鲁晓夫主席对我们常常引用一句乌克兰谚语，可能对你也同样有用，‘无所畏惧，吃得饱，向你所爱的女人谈爱，睡得香，万事如意。’”

“绝妙的忠告，我希望立刻能够照办。首先，我一定要摆脱一些琐事。”

星期日早晨，肯尼迪使自己冷静下来后，便飞回华盛顿。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和他的弟弟及索伦森在一起准备他的讲演。经过多次修改，再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研究，在它的建议下，还作了不少修改。

晚上七点钟（东部夏令时间），他走上电视台，估计有一亿二千万人在收听。他看起来从来没有这样忧郁过（他不事修饰，新近在他脸上出现的皱纹在电光下显得更深了）。美国人民从未听到过这样沉痛的讲演。

开场白不多，肯尼迪一开始就谈到包括古巴在内的苏联现状：美国被骗了，以为装运的大批军事物资和人员是防御性的，其实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一再提出的保证是“赤裸裸的谎言”；每天起飞的侦察机发现了并且证实了中型中程导弹分装在“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地方”。“它们可能打中的目标，南至里约热内卢，北至蒙特利尔，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一种威胁，美国的生存在危险中。”

他说明了不能容忍安装这种导弹的原因，他承认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有基地，有的是靠近苏联的。但他说这些基地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而苏联的基地是偷偷摸摸建立的，是在欺骗和搪塞的言辞下进行的。很清楚，它旨在独霸世界，它的行动危及美国的安全和今天世界的和平。

但是，他继续说，美国不允许对西半球的这种侵犯。它将信守所承担的义务。他着重指出，美国谋求和苏联搞好关系和解决悬案，但这只能在导弹基地立刻和无条件地撤除以后。

肯尼迪简单地谈了一谈他行将采取的步骤。10月23日，星期二，对古巴的封锁，他叫做“保护性隔离”，将开始生效（根据国际法，封锁等同于宣战）。侦察机起飞的次数增加了。美国对“侵略”作出的响应及时地通知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并请它们给予支援。

讲演的结语部分是直截了当的警告：古巴的导弹无论向西半球任何一国发射，美国将立即对这种袭击的真正策源地——苏联——还击。虽然美国人民不要核战争，假使有人把这种战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话，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战斗。何去何从由赫鲁晓夫选择。

因此，自从1945年进入核时代以来，人类一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拥有毁灭对方和全人类力量的两个超级大国现在要相互摊牌了。突然间，所有的各种纠纷，所有国际政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一起消失了。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古巴本身无关紧要了（在肯尼迪的讲演中，很少提到它）。各种各样的军事同盟也失去其意义。唯一举足轻重的是摊牌。如果两者各不相让，那将是一场核战争。那么，谁退让？怎样退让？每个听到肯尼迪历史性讲演的人，都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是在莫斯科时间凌晨三时收听到肯尼迪的讲演的。头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喝了大量的白兰地，阿朱别伊把他从熟睡中叫醒了。虽然他的头还在阵阵作痛，他的眼睛还睁不开，但当他被告知“美国人知道古巴基地”时，赫鲁晓夫突然跳了起来。

他穿衣服时，阿朱别伊把肯尼迪的讲话简要地讲了一遍。赫鲁晓夫擦过脸和喝过一大杯柠檬汁，召唤米高扬、葛罗米柯、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和海军上将普奥特·佩斯特尔司令马上到他的办公室。

“美国人怎么会发现的？”赫鲁晓夫问马利诺夫斯基。

“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照相技术，能在五哩高空拍到报纸上的印刷体。他们那些飞越我国的U2飞机，首先用了这种装备。”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装备呢？”

“我们希望列宁格勒工艺所到年底有更先进的摄影术。”马利诺夫斯基作了答复。

“无论如何，”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我想不到他们发现得这么快。我们的伪装专家不那样专嘛？要他们说明是怎么回事。马利诺夫斯基，要当心这些人”。

他转向葛罗米柯，“星期四你和肯尼迪谈话时，他向你透露了什么没有？”

“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点暗示，主席同志。他对古巴并未表示特别关心，我告诉他我们的政策时，他点点头。”

“但是，他那时已经知道。好一个阴谋家！我们在华盛顿的情报工作失灵了。多么奇怪！阿纳斯塔斯，这件事要研究，我们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上星期在干些什么？他们生活得太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在那里尽情地吃喝玩乐。看来我们一定得恢复斯大林的办法。我们的人简直沉湎于腐烂的西方生活方式难以自拔了。他们回国后，他们的孩子怎么办？这件事，我也要研究。”

“不过，我现在不能为这些事情所干扰，那个年轻的疯子真叫我担忧。他为什么讲起战争来了。这是他讲话的中心所在。他是否知道，局势的发展会像脱缰之马，到了一定限度，我们，他和我，便无法驾驭了。他也许太年轻，太无经验，太勇而无谋了，以致看不到这一点。也许他想自杀。也许他想拖别人一起下水。我是熟悉这种人的。除了把他抛弃或干掉，简直一无办法。他们是虚无主义者。”

“或许另有解释。或许他是慌慌张张神经失常。这种危机他是搞不赢的。为什么我们在古巴安置了一些导弹，他要挑衅呢？当他们用他们的基地包围我们时，我们挑起过冲突吗？没有同我商量，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我决定装置这些导弹，就在制造致命的危机，好像我们文明的毁灭和他无关。这种人，我是打过交道的。我把实情告诉你们——”

“主席同志，”米高扬打断了他的话，“我要指出的是，情况没有乍看时那样严重。要是你仔细阅读一下他的讲话，你将察觉所谓封锁只是冻结现状。只有在我们的船只不服从封锁的情况下，他们才诉诸武力，关于基地本身，他的话是含糊糊糊的。如果我们安然越过封锁线，整个危机会过去的。”

“同志，你可能是对的。”葛罗米柯接着说，“肯尼迪大叫大嚷地反对我们，无非想藉此来帮助他的党在下个月的选举。他不得不表明他是如何地坚强不屈。当选举过去，骚动平静，肯尼迪可能不再提这问题了。”

“我以为我们正把自己推入一个危险的陷窠里，”阿朱别伊慷慨激昂地说。“掉进一个致命的主观幻想的陷窠里。他现在掀起的纠纷，怎么会随便放手呢？同志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取消导弹基地。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他已有了借口，你们想想，他还会迟疑不决去轰炸古巴，侵犯古巴，撵走卡斯特罗吗？不错，我知道古巴的群众勇于战斗，他们会上山进行抗击。但哈瓦那将被占领。一个美国傀儡政权行将成立。同志们，我们必然会碰到这个问题。对肯尼迪的最后通牒，假使我们不予理睬，那封锁会成为从进行恐吓到实施最后决定的之间过渡——假如我们不予理睬我们是不是准备看到卡斯特罗的垮台，或者准备打一场有限的或是全面的原子战争？趁早，正如在清晨时光，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和作出抉择。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点心呐。”

“我同意，我同意，”赫鲁晓夫厌倦地说。“但是，亚历克西，我的儿子，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着这种选择呢？美国人不至于进攻罢；谁知道？他们也许不会。他们也许会退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将怎样对待。我承认，他们在此刻处于优势。我们不向他们无聊的封锁挑战。我们怎么能呢？佩斯特尔上将，命令所有装载导弹到古巴去的船只回来，命令其他船只服从搜查。倘若他们向我们的船只作出不必要的袭击，那我们再想办法。伊朗、柏林和土耳其的价值远远超过一条或两条船的价值。目前，我们就顺从这种封锁。至于其余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苏联的报刊和广播甚至痛骂封锁是“一种极端的挑衅”，是对苏联国际权利的侵犯，是“一种土匪式的横行霸道”行为，是“当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犯罪行为，”苏联和东欧开往古巴的船只正在返航或服从美国海军的检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原是缅甸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外交家，他建议进行谈判以“结束这场封锁”。他劝告在谈判开始时，“休战”就生效。美国把封锁推迟两个到三个星期，在这期间，苏联船只不要进入加勒比海封锁线。10月25日星期四，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分别给吴丹发出简短照会，接受了吴丹的建议。

紧张局势平息得如此利落，很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

其实，危机正进入它的顶峰。侦察机拍摄的最后照片表明，“导弹基地的建筑在显著地加速”，如递呈肯尼迪的官方备忘录所描述的那样。因此，在星期四傍晚，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意见一致地或无保留地决定于下周的上半周，“迟至星期三，”轰炸基地，并派十万人以上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古巴登陆。

肯尼迪说，“赫鲁晓夫还以为我们用愚蠢的封锁来躲避现实。吴丹也被这种虚张声势的表面现象所欺骗。他们那里知道我对这种该死的封锁从未放在心上。博比，你马上到多勃雷宁大使那儿去，让他深知形势的严重。迪安[腊斯克]，叫斯蒂文森发出警告，告诉他们我们将把他们的基地炸得粉碎。我要赫鲁晓夫马上晓得这个消息。”

10月26日，星期五，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滴嗒滴嗒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的过去，”纽约《纪事报》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就像绝望地眼看着自己生命在消逝的人。明天，后天，大后天，对古巴的袭击将开始，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答复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数着的”。当国务卿腊斯克同他的客人离开国务院办公厅时，他对客人说，“我以为猛击还比折磨好过一些。”

所有的美国城市正在储备粮食，征募空袭志愿兵和制订“紧急应变计划。”南加利福尼亚的一切市城，晚上漆黑无人，居民们进入了每家每户的地洞和重掩蔽体里，许多市镇备有来福枪、机关枪、反坦克火箭炮和其他武器，以防大决战期间的外来掠夺者。其他地方，一群一群的人聚在公共场所打听消息。日日夜夜挤在纽约中央车站广场上的人们，茫然若失地盯着从四百呎高处垂下来的电视屏。《环球报》的一个记者从华盛顿发出电报说，“美国人没有惊慌，仅仅是在昏迷之中”。

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助手留在白宫联络室，等待着一样东西——赫鲁晓夫的回答。

星期五傍晚，肯尼迪小睡方醒（他的唯一睡眠方式），告诉别人他刚才做的一个“如愿以偿”的好梦。“我坐在办公室里，听到敲门声。门开了，进来了赫鲁晓夫，帽子拿在手里，向我一鞠躬。他说，‘先生，别叫我坐。我可以跪在你的面前吻你的戒子吗？’在我开口前，他已倒在我的脚下，还抓住我的手说，‘你什么都能得到，不过不要损及我的家庭，让我们生活下去，让我们和平相处。你什么都能得到。’我想向他保证，我不会和他的家庭过不去，但他还是把我的手压在他那眼泪未干的脸上。后来我醒了。”

“哦！上帝！”索伦森摇摇头说，“但愿梦中情景能得以实现。”

“这里是国务院送来的一封电信，”室内有人在喊。“是一封翻译好的给总统……肯尼迪的信。快，总统先生，信是赫鲁晓夫写来的。”

肯尼迪奔向打字电报机。他看到了下面的来信。

肯尼迪先生：

谁能设想我们两国处在战争的边缘呢？你晓得什么是战争的味道吗？我知道你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分子而英勇地战斗。我知道你为营救你的伙伴而负伤。我们俄国人对你这种英雄的壮举是崇敬的。但是你知道总体战是怎么回事吗？你怎么会知道呢？美国没有遭受过这种恐怖，因为美国在其它大陆、在其他人民的祖国作战。我无意借此来难为你。倘若希特勒侵略狂徒不在欧洲被制止的话，他们会侵入你的国家的。苏联真正领会了战争是什么。它的四千万儿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我自己失去了一个漂亮的儿子，他是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好孩子。你能想像我国那些城市的情况——那些虐待狂的希特勒匪徒曾经路过的城市的情景吗？屈指难数的那么多的城市已被夷为平地，瓦砾遍